

实志

The Practice Journal

实践季刊



第 4 期 2013 年 12 月

实验 · 观点

实验就是敢于失败。



主编的话

实验·观点

文字 / 黄素怀

今年最后一期《实志》，为“实验室”这一新成立的，实践剧场属下的支部，做一年的总结。总结，我们从观点开始。

当《实志》开始的时候，我曾对我自己说，我需要的是有观点的文章。但什么是观点呢？每当你试图回答一个问题，解释一样东西，你就在提出观点吧。有时候，人们害怕提出自己的观点，害怕被否定，害怕它过于片面。而且定义一样东西，有时候是置之于死地。但是如果你尝试回答一个问题，但却明白，它不会因为你已经回答了，就清楚明了；不会因为有了定义，就不能推翻，那么它还是活的。

因为，所有观点都不可能站得住脚，一旦提出就有被质疑的可能。若以为观点可以站得住脚那是自欺欺人，因为它只是一个点而非全部。但是，有质疑才有思考，站不稳才能前进。如果没有观点，那就没有脚，永远是浮着的，随着大流漂。所以观点只是个暂时的落脚点，帮助我们寻找方向，一步一步的，带我们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，思考没有思考过的事情。

在实验室总监刘晓义的带领下，跟随“实验室”完成一整年训练的有九名演员和两名编剧。大

家各自经历了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方式的“训练”，与其说是训练，不如说这一整年所做的也是一个大的实验。对演员的编剧能力，对编剧的导演能力，对导演的观众（看戏）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实验。

在这一年下来，大家提出和讨论过很多问题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观点的形成、阐述和质疑的过程。很多事情，你不说出来你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，而你不写下来，你可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……于是我向演员和编剧们提出了很多问题，有些是大家讨论过的。并且让他们写下来。也许实志只是一个平台，只是一个借口，来整理自己想法。思维是需要磨砺的，而整理思维是磨砺它的唯一办法，就好像我前面说的，落脚了才能踏步前进。

所以本期的《实志》，以一系列问题，一系列观点，来向您展示“实验室”的方方面面。一个戏、一个课题、一个社会事件、一个人……只有在呈现了越多观点情况下，才有可能越接近它的真相和实质。

希望您能找到阅读的乐趣，也从别人的观点中形成你新的观点。

素怀



专题

剧场只是一个空间

文字 / 刘晓义

7

那么剧场的实验是什么？我觉得剧场的实验，始于对剧场本身的突破。这个突破的产生，可以通过叙事、情节、思考、身体、声音、意象、空间、时间等等的讨论，从而有了辩证的空间。一个故事该怎么讲？一个问题要怎么问？一个动作要怎么做？一个声音要怎么发？一个行动要怎么选择？一个思考要怎么进行？一个次序要怎么排列？.....我们总是在不断问这些问题。

5

这样子，一部戏便需要反映创作者的生活和生命，反映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和思考深度。如果一部戏只是在考究技术，例如设计的美感、演技的纯熟、情节的精彩.....那么剧场就只停留在一个技术层面，成为所谓的“技术活儿”。“技术活儿”固然重要，但它最多也不过是传达的工具和手段，而不是核心。一个技术纯熟的演员，可能是没血没肉的纯粹工具；一个技术纯熟的导演，也可能是没创意没思考的厂房主管。一出技术纯熟的戏，更可能是不痛不痒不苦不酸的

橱窗摆设。

1

在排练场，我偶尔会问剧组里的成员：排这个戏有没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？比如在排《行者悟空：七个关于理想生活的日常片段》的时候，演员会告诉我：“今天回家洗澡比平时缓慢、细致很多。”或者是“昨天在家里把衣服重新叠了一遍。”或者是“排这个戏重新把身体练回来了。”诸如此类。我对于这些细节总是很感兴趣，并且会追问下去。

3

我猜想不论我们从事怎样的工作，工作都或多或少地在影响我们的思维，进而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。而反过来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也在影响着我们如何进行工作。这种相互影响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工作、不同的生活，会有不一样的程度。但是我们都不能否认它的存在。问题在于，我们能不能更有意识地让这种相互影响，去打破自己的习惯和秩序，带领自己去建立发现新的自己。

6

剧场的创作者，要敢于要求自己比“技术活儿”更多一些，要敢于实验，敢于不重复自己。原地踏步，循规蹈矩，就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前后左右的地面是什么；往未知迈一步，你才能往某个方向前进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打乱自己的规则，离开自己的安全范围，然后你开拓了视野，开放了思维，对自己固有的习惯和经验产生了质疑，而质疑往往是进步的开始。

9

我们选择怎样的方式寻找答案，往往是因为我们选择怎样的方式生活。我们在剧场里面选择怎样的方式做戏，往往也是因为在剧场外面选择怎样的方式生活。那么，我们在剧场里面讨论如何挑战剧场本身，必然会影响我们在剧场外面对于生活现状的反思。这样，我们通过在场里面的讨论，延伸到剧场外面的讨论；通过对文化形式的讨论，延伸到文化本身的讨论。而对于文化的讨论，在小处而言，总能影响人的处世；往大处说，可能影响社会的发展。

2

除此之外，我也愿意去了解演员们的生活状态和生命态度，然后试着把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思考放到戏当中去。例如我们讨论到“行者”的时候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聊彼此对于旅行的习惯和经验。这个过程，让我们更加知道别人的想法，更加了解我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。当不一样

的思维模式撞击到一起的时候，讨论就产生了，对别人的好奇和对自身的反思也就开始发生了。

10

直到这里，剧场便不会只作为一个产品或结果存在，而是生活和生命的一种形式。它不是创作的目的，不是制作的最终，而是作为一个思考的平台、实验的空间、创作的过程。我们借由剧场这一形式去思考、实验与创作，来帮助我们去探索未知，去突破自身，去试探规则，去挑战制度。但它也并非唯一的或最高的形式，它只不过是众多形式当中的一种。说到底，剧场只是一个空间罢了。

4

剧场本来就是这样一个空间。我们在剧场里讨论人、讨论文化、讨论生活和社会，这些东西就和剧场外的世界息息相关。所以，我们也许比其它很多工作，都更有机会倾诉和倾听到不同的想法，我们也更有机会去影响别人，或者被别人影响。这些倾诉和倾听，最终还可以在戏中呈献，去和观众继续讨论，从而继续去影响观众的思考和生活。所以我们才常说，剧场是一个公共空间。在这个公共空间里，我们辩论，然后产生改变。

8

这些问题有时候我们有答案，有时候没有答案，有时候问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。问问题，有时候并不只是为了寻找答案，有时候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可能会让我们更了解问题，也可能让我们更了解自己，还可能让我们了解自己所处的制度和文化。

原载于新文潮文学杂志《不为什么》

专题

什么是实验？

文字 / 刘晓义 翻译 / 魏施敏 & 张文杨 (华-英)

现在让我来问一个问题：什么是实验？

(往下读之前，也许你可以先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答案。)

在科学研究中，实验用来检验某种假设或者已经存在的理论，通常以实验报告的形式发表。这样的实验，一般存在两种结果，一种是成功，一种是失败。当然如果要细究，还可以分为“成功并且知道为什么”，“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纯粹是狗屎运”，“失败并且知道为什么下次估计就成功了”，“失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完全一头雾水”等等情况。

那么对于艺术创作呢？什么是实验？

(你想：有分别吗？)

艺术的实验，并非去检验已存在的假设，而应该是去挑战已存在的理论。这就与科学研究很不一样。艺术的实验，我觉得就是“不重复”——不重复自己，不重复前人，敢于挑战自己，敢

于挑战既有的框架、程序、章法、规则……既然是不重复，既然是挑战，也就不预期是否会成功或失败。

那么，怎样去衡量艺术实验的成功与失败？

比如做戏，衡量成功与失败，我猜大约有49种做法，也许更多。比如：观众喜不喜欢，票房好不好，剧评写得怎么样……如果用务实主义的惯常思维，可以具体到有多少名观众入场，其中多少名中途退场上厕所；多少名填写意见表，其中又有多少名给予好评或差评，又有多少名调皮观众在上面画乌龟；演出后获得多少权威媒体的剧评，平均给予几颗星的打分；年终获得多少奖项的提名，最终多少人上台领奖……诸如此类。

但是，这些东西真的能够衡量艺术创作的“成功”与“失败”吗？

（你说：难道不是吗？演戏不就是为了让观众喜欢，让“专家”叫好吗？）

我们习惯为任何东西作判断、下定论，并且设立一个标准。如果用市场化的思维去讨论，更是可能得出“顾客喜欢就是成功”的结论。但这是否适用于任何东西？比如，一部演出有30000名观众观看并且一致被取悦，它就一定是成功的实验吗？一部演出每场只能容纳3名观众，出来以后还打了★★☆，它就一定是实验失败的作品吗？

如果这样，艺术创作和上巴刹买菜有什么不同？我们去买菜，都希望买到我想吃的，吃到我想吃的；观众去看戏，如果也都听到想听的，看到想看的，那么艺术创作就变成迎合市场的消费产品，换句话说——艺术的商业化也就会越来越严重。

（你问：艺术的商业化不好吗？更多人进场看戏不好吗？）

商业化本身并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：市场是否在决定艺术创作。如果商业化成为唯一的标准，艺术创作会不会全盘妥协市场，取悦观众？

在文章的开头我们说，艺术的实验是敢于不重复，敢于挑战。既然如此，挑战观众与市场，不重复观众的口味和市场的要求——从而能促使艺术家去反思和挑战自己的创作，观众通过作品去反省我们的生活，去挑战我们的生活环境——这才是实验。只有这样，剧场才不会沦为一个贩卖娱乐的场所，而是一个推动人类进步的空间。

让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，经历他/她没想到的，扭转他/她惯常思维或审美的，挑战他/她生活习惯和看戏习惯的，促使他/她进行思考的，也许才是“成功”的实验——如果真的有成功和失败的话。

如果真的有成功和失败的话——实验就是敢于失败，知道一定会成功的东西，只能叫验证。况且，艺术实验，本来就不能简单地用“成功”和“失败”来衡量，那本来就不是艺术的本质。

你说对吧？

(.....)

原载于联合早报



专题

实验室成员答：什么是实验？

Edward：你日常生活中不会做的事情。这包括了一定的风险（不一定是具有危险性的）。

Haibin：失衡自我——往未知踏出去，就是“实验”。

Issy：根据维基百科，“实验”是以验证为目的进行的有规律的程序，反驳或者确立一个假设是否成立。根据我，“实验”是疯狂的用各种方法做一件事，乱打一通看看能打中什么。它更多的是提出问题，多过于反证或验证一个说法。“实验”对我这么一个不到万一总是求稳定的，不愿挑战现状的人来说，也等于兴奋的、焦虑的、失去控制的行为。不幸的，为了界限能被打破，新的事物能被发现，我们必须实验。为了实验，我们必须放掉我们以为“重要的”“正当的”以及“对的”那些想法，然后玩起来。然而，这个“玩”不是放任，它还是要具备分辨和理解为什么结果如此的能力。“实验”和“反思”这两件事情，实际上是我们作为演员和创作者的关键，帮助我们在人生体验、剧场形式、训练方法等东西上开辟新的领域。

Liansheng：实验，对于我，是做一件事而不由结果来决定过程的好坏。告诉你自己你可以失败，最后也不会怎样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放纵或放弃规则。还是有规则

要遵守，但这些规则从属于创作的过程。你是否诚实对待这个过程？在过程中你是否对自己负责？你是否对观众以及合作的人们负责？

Suhuai：剧场的实验，是在无论是技法还是想法，形式还是内容上，拓展空间和可能性。但在什么是实验之前，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先要问。第一，为什么要实验？若实验仅仅建立在空洞的“突破”和“求新”的上，那么实验可能只是在浪费资源。剧场是艺术、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社会和人的一部分，当我们用剧场做实验，就是实验以上各种。第二，实验什么？一把椅子，首先要明白它是一把椅子，它的构造和功用，才能探索它还可以是别的什么？放一束花或者一把枪在上面时，有什么不同的含义。倘若连椅子原本的概念都丢弃，只当它是个道具，那这个实验是漫无边际的，是没有根源的。但若实验到来它只是个椅子，那就回到第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实验？我觉得想清楚了这两个问题，也就回答了什么是实验。

Rei：实验是实行与测验，如果有一个想法，想要实验，就确确实实的实行，测试。这就是实验室的精神。当然，实验难免会遇到阻碍，才会一直试一直试。就和做人一样吧。身为新加坡人的我一向做人害怕尝试踏出第一步，只有在剧场才体会着一点。在接触到被压迫者剧场里，学会了实行，在实验室里就可以一直测试。

Ric：实验 = 游戏 + 想象力 + 好奇心 + 勇气 + 实践 + 创造 + 体验 + 诚实 + 开放 + 意外 + 接受 + 喜悦。实验没有对错成功失败，只有发现。



专题

“实验室”在实验什么？

Haibin：实验的是演员的创造力、演员对彼此的信任、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、好奇心、价值观、童真、生命。

Fervyn：演员实验室让演员实验天马行空的想法，通过几乎无界限的呈现来表达，再以讨论来了解什么东西对观众是好的，什么东西可以进步，怎么进步的。从中我们也在实验自己身为演员有的各种工具和实验呈现技巧。

Edward：我们接触一系列不同的方式来准备（训练）和呈现（表演）剧场作品。由于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拥有不同的经验，使我们一同创作的作品有多元化的结果——就连最枯燥的作品都被演员加入了一些怪异的色彩。

Wah：实验室是一个进行研究与实验的地方。在实验室裡，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，安排和设备也会不同。演员实验室当然是实验演员喔！一批来自不同的成长背景，接受过不同训练，甚至来自不同地域的演员，他们就好像在实验室裡的各种化学元素，他们被放在实验室裡一年，分享各人的训练方式，思考解读的异同，和迥乎不

同的梗，互相碰撞，互相挑战我们的体能，思维，分析，组织等能力，冲破自身的规范，看看到底演员这种动物的可能性有多阔，有多深。

Ric：“演员实验室”在实验演员的“性”行为。就是演员的可能性，可创性，开放性，互动性，自发性，实验性等。“演员实验室”给演员很多即兴的空间去发现自己。“演员实验室”也让演员有机会当编剧，当导演，当灯光设计，当服装设计，当音效设计等。让演员有更多工具，更多机会去体验从不同和更广的角度去看待，去表达，和呈现一出戏。

Rei：我们其实都在做“人”的实验。不是生儿育女那种。人性与回到人性最根本的同理心。其实，演员的训练很像是学做人的训练。闭上了眼睛就能更好的听到周遭，闭上了嘴就能更好的用身体实行，闭上了门，就能打开心。

Suhuai：“编剧实验室”不是以“培训”的方式培养编剧。我们从读经典，到快写快排的操练营，再到《11.即兴高行健》剧本的创作，都是一个个想法的尝试和实践，而非成果的检验。当然我们从别人的各种意见中得到技巧上的提升，但最终能获得什么，还是依靠个人的选择。对我而言，在与许多剧场工作者的交流中，我进行了我自己对于剧场的新一轮思考，完成了我自己思维上的磨练和实验。

Issy：我相信演员在新加坡的文化景观中占有相当独特的位置。我们的行业不断演变，不断被要求达到更高的质量和水平。新加坡演员一直有成为集体创意和创作者的潜力和空间，在新鲜的，原创的，“新加坡人独有”的这类题材上。以及更多的，针对经典作品的即兴表演，现代形式重演，以及和本地的编剧合作等。所以，“演员实验室”应该是帮助演员在这些方面磨练技巧，即表演和创意。演员实验室是一个空间，让我们通过行动和反思发现创作过程，发现方法/技巧，来呈现我们的想法。我们实验如何即兴创作、表演，也实验训练方法和演员过程。它也是一个允许我们犯错，接受意见的地方，它迫使我们清楚且简单的用演员的身体表达想法，也让我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更加敏锐，帮助我们明白且具备创作出不同种所需素材，让作品更进一步的能力。

Zach：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对话的过程，包括与其他演员以及与自己的对谈，质问自己是谁，有些什么主意，你如何看待或表现你的这些主意。这个“对话”当然也包括剧场，作为一种表现形式，它被挑逗着讲述故事，或传达复杂的情绪，甚至是一个精神状态。“实验室”从内部展开旅程，吸纳这么多的人，每个人都可以从多种形式中找到刺激。但表达只是对话的一半，聆听才完成了另一半。即使是来源于自身，你也必须聆听你给回自己了什么。不然，就没有成长或是旅程。有时我也为自己回答一些词语和概念而感到惊喜。我发现有些东西对我的影响大过我愿意承认的，可也有时我什么都感受不到。



专题

什么是文化、身份？

Zach：我认为这两样东西是相互作用的。文化告诉你以及塑造你作为一个人。你是谁就决定了你最终认同的文化是什么。这两者都是在永恒的变化中。一旦你固定在一个文化上，它便死亡了，同样当你能完整的定义自己，你大概也死了。文化必须要变化，因为我们都每个人都生于不同的时空，身份也在不断变化。变化通常会是不安的，就像成长是如地狱般痛苦的。

Edward: 文化是一样能够让你认识到你属于哪个社会或群体的东西。身份是一样能够让你以独特个体来认识自己的东西。

Fervyn：文化是，人们一致认同的，引以为傲的，声名在外的那些日常生活方式、习惯、信仰和行为举止。这些生活方式区分不同社群，建立规则、习惯、共同的行为趋势以及在同一个环境里下人们的所好和所不好。文化无法定义身份，但却强大得能够让每个个体都感到有所归宿。身份是一个漫长的，大概是终身的探寻——或许乏味、时而枯燥、时而惊喜，但绝对值得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是给那些在意的人，

找一个位置的人，敢于了解的人，还有那些必须要知道他们想要的，以及最终敢于面对自我的人。但对于那些缺乏存在以及复杂性的人而言，身份就是标签。

Ric：“文化”是人与习惯与习俗与环境的对话和表达。“身份”是社会给予的标签。社会可以利用“身份”去进行分类或分化。

Rei：文化是生命中的点点滴滴，是影响你做任何决定的理由。我在跟马来武吉仕后裔艺术家哉，在去寻找马来传统戏剧“妈勇”时，他曾这样说过，新加坡人为什么一直在找文化，我们华人也一样，其实拉泡屎也是一种文化的影响。我们不是没有，而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文化不是我们的。新加坡马来人的文化不是我们的，中国华人的文化不是我们的，那什么是我们的？我觉得，新年是我们的文化，hariraya是我们的文化，singlish是我们的文化，kopi o是我们的文化。那，我们之前一直在等谁来肯定我们的文化呢？是谁叫我们不要说方言，是谁叫我们别说singlish？身份，是自我定义，如果你需要别人帮你定，那也是一种身份。身份一直变，那是OK的。我觉得每个人不应该害怕不知道身份，但不可以不理睬。只要你说你是谁，那就“OK”。

Suhuai：当文化体现在集体上，它是风俗习惯，也是人文历史，它会成为一个地域或一个族群的标志，从而加深这个地域或族群的身份认同。当文化体现在个人身上，它可能是非常多元的，一个人可以表现着多个地域的文化特征。很久以前，人们说一个人“有文化”可能仅仅代表识字，可见中文的“文化”二字对“文”的重视。但是看起来文化的确要诉诸文字——若学者们不对当时当地的生活和社会习惯做一个总结，若史学家不记录下当个时代的风俗习惯，那文化可能是不可捉摸的，虚无的东西。我觉得“身份”上的认同涉及到了两个方面。一个是别人的认同，一个是自己的认同。别人的认同常常从显而易见的地方出发，性别、种族、国籍……，然后再通过对这些的刻板印象来对你做出评估。对于主流人群，可能是很乐意别人这么做的，因为有些标签多多少少体现了人们的优越感。但对于边缘或弱势的人群，大概并不那么乐意，因为那些评估可能带有歧视和偏见，所以他们宁愿把这些身份特征隐藏起来。自我的身份认同呢？它是个永恒的哲学问题，深刻却又无法逃避。你的基因、种族、性别决定了你从何而来，值得你去探究，完成对自我的认识。但你也必须明白，就是因为这么多特性的排列组合，才造就了一个独有的你。

连声：文化是用来塑造社会的，与此同时，社会的产物也塑造你。

Issy：“身份”帮助你认识你自己是谁，也帮助你找到自己在世界的定位，作为一个单位、一个团体、一个社会的一份子。它曾经锁住你，同时又解放你。它让你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属，即便你已经确定自己生活的根源和目的。“身份”是你无法逃避的问题，只要人类还困在给所有事物“命名”的需要里，你就必须被“认同”。但它是模糊不清的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匿名

的，亚文化的，国际化的时代里，它太容易被更改和重新定义，如果你希望它更改，或能放掉之前的定义，那么它也是一样靠得住的东西。特别是在你质问你必要和重要在哪里的时候。基本上，“身份”是所有也是没有，取决于你的身份多需要被认同，或者是否帮助你还是阻碍你成为真正的自己。你可以拥抱那个身份，为找到了它而高兴。也可以反驳你的身份，与此同时找到新的。

Haibin：这个问题，对新加坡人来说特别重要。高行健的作品常常没有人物，乃至没有身份，我常常觉得新加坡人一直处于一个游离的状态，一直扎不了根，也就无法阐释自己的“身份”。是不是到了最后只能诉诸于“人类”这样的身份？其实，这也何尝不是一种领悟。



专题

为什么要做剧场？

Zach: 我做剧场是因为它简单的就像是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讲话，同时又可能很复杂，因为我们处理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问题。剧场在不断进化，因为我们沟通的方式在进化，它又不断提醒我们必须沟通和表达。我感觉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们已经习惯了比如简短的话或15秒视频这些东西，而花一点时间理清我们的想法，再总结出如何表达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很多事情在变，但我们问的问题始终一样，对我来说，艺术总是会与其相关联。除非我们在人性上有所增长，但我又认为艺术会与其一起增长。我们生而为“表现性”和“感性”的生物，虽然两个词汇都不足以囊括所有的“人类经验”。我觉得剧场是一个流动的媒介，它有让个体选择其表达方式的广度。它拼合词汇、声音、灯光、音乐、影像、图像、物体，以及最重要的——人。若没有人的介入，你不能称它为剧场。我做剧场，就是因为我着迷于生活，着迷于人。

Edward：这是我这人生中做过最有趣的事。至今仍是。

Wah：还记得曾经看过一齣电视剧，裡面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。「每个人都有个地方是属于他的，只要你置身其中，你就会发光发亮。」剧场，它神秘，多变，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我相信，它就是那个属于我的地方。这些年来，我不离不弃，渐渐发现，它的气量很大，不但让各

路人马发挥他们创意，更接纳不同的观点，见解，把话传出去，去感染和感悟。如其说是我选择了它，倒不如说是它选择了我，是它容许我在它的怀抱中发光发亮。我爱上了它，已经到了无药可救，走不了啦！

Ric：所谓“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”，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，一段故事。做剧场可以接触好多故事，可以搬演故事，还可以创故事，很好玩。比起电视或电影，剧场含有更强大的生命力，因为它是“活在当下”的表演形式，跟“人生”最像。剧场让我深入的了解自己也让我更愿意去发现我处的环境。

Rei：因为除此之外，我也没别的用处了。

Suhuai：还在读理工学院的时候，课余我在商店里打工卖东西，白天没人，我在柜台后面读一本图书馆借来的《钱钟书全集》。老板来了，发现我总是躲在柜台后，就把椅子拿走了。这让读书变得困难，我就没读了。在剧场工作像是我读书的座椅。当然，那些能够站着读书的人，更令人钦佩。

Liansheng：老实说，这是我不常问自己的问题，有些事情我只是做而已。尽管我也曾问过我自己为什么写作。如果我可以引用一个女权集会的呐喊，我想那会是我最近听到的最好概括这个问题的句子——“每个人都是政治的”——本质上。除了在我的剧本中，很多角色面对的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之外，我也相信，分享一些不常谈到的人物的故事，能为同理心的产生增加更多可能。它是关于增添更多可能性，不论是对话的可能，理解的可能还是矛盾的可能。老实说，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所有作品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，所以我也 不常问我自己为什么做剧场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得到的答案是否能合适的回答这个问题。

Issy：我总结出我做剧场是因为这是我的天性。我是一个“讲故事”的人。我一直爱在脑海中创造故事，然后表演出来，从我还是个小女孩开始。长大以后，我发现我有多少故事就能有多少讲故事的方式。在一个阶段，我投入到用影片表达我的那些想法中，对这个语汇我十分熟练也能充分理解。但奇怪的，随着我的变化，剧场成为我重新讲述我脑中收集和消化的那些故事的媒介。剧场的某些东西吸引了我，它融合了摄影的短暂性，影片的律动和激情，比起其他的视觉媒介，它有更多的层次，也更复杂（无意冒犯，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艺术性）。我并不能全盘了解，或解释我为什么能对它着迷，我猜。不论它是什么，剧场都对我这样一个热爱虚构和讲述故事的人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它像一种浪漫的概念，希望我能成为那种“收藏家”，用讲述故事来收藏人类的经验。但我做剧场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挑战我，打击我，让我记起生命中重要的东西。它不断迫使我学习关于自己的新的东西。推动着我过一个我应该过的生活。使我快乐但不愚昧，有从谦卑而来的自信，从做好人的挣扎而来的同理心。而且，它不断提醒我要玩得愉快！剧场，基本上就是，检验你的生活以及你周围的世界的一种诚实的方式，以及享受它所有的价值。

编辑团队

顾问 / 郭践红

编辑 / 黄素怀

翻译 / 王连声

设计 / Moving Mouse (Web)



《实志》是由实践剧场季度性发行的电子文化刊物。若您有任何意见、看法、疑问等，请联络我们。
邮箱：suhuai@practice.org.sg

© 2015 实践剧场 版权所有